

陪都夜雾

杨正秋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陪都夜雾

杨正秋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陪都市长贺显宗上将碰到种种尴尬情况,使他深切预感到蒋家王朝的覆亡已经为期不远,陪都重庆处在“地震”前夕,引发“地震”也表露在重庆电力公司。他想极力化解矛盾。然而,军统特务田艾在闹市中枪杀执勤的电力工人胡合,使矛盾公开激化。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通过地下党员刘德、杨英等人开展了合法和隐蔽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关人物的丑恶嘴脸,迫使蒋介石下令公开枪毙特务田艾,促使各类人物加速觉醒并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严酷的斗争也淘汰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展现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显示出工人运动的强大威力。

本书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引人入胜,是一部融政治、历史、文学为一体的多年难得的好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夜雾/杨正秋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7

ISBN 7-5624-2006-8

I. 陪…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011 号

陪都夜雾

杨正秋 著

责任编辑 曾显跃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开源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 字数:696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600

ISBN 7-5624-2006-8 /I·47 定价:38.00 元

自序

1998年12月15日，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四楼书记处会议室出席全国工会职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开始前，全总的一位老领导当众问我：“老杨，你的长篇小说几时完成任务？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明年是建国五十周年了！再不能拖了！”听了这位老领导亲切而严肃的批评性的过问，当时我不免十分尴尬而内疚。当晚，我躺在中国职工之家318房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关于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桩桩往事在我脑海里翻腾。

我原是解放前夕毕业于合川师范学校的一个穷苦学生，解放后三个月就参加了工作。1951年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调重庆市总工会工作。在重庆市总工会加入共青团后，我被评选为重庆市的青年学习积极分子，列入重庆市青年作家队伍，并被调到四川电力工人报社任编辑，担当着实际上的总编辑职责。1957年我开始创作今天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不料在同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经历了21年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终于1979年底平反，旋又于第二年春天被安排住文联进行小说创作，反映1945年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的“胡世合事件”。重庆市文联党组当时研究决定：小说以该事件的基本事实为梗概，但不必拘泥于真人真事，除周恩来、王若飞、蒋介石、戴笠外，所有人物一律不用真名，让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塑造作品需要的各个阶级、阶层，包括国民党党政军特各类人物的艺术形象，组成错综复杂的斗争情节和动人故事，使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人具体领导，各种人物觉醒的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历史现实，变成一部对后人起深刻教育作用的文学作品，并定格为长篇历史小说。为此，我进行了深入采访和

细致思考，住在文联办公楼二楼一间房子里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当年12月即写出六十几万字的作品。当我正要作最后冲刺，写完这部作品的结尾部分时，重庆市总工会要我回机关的调令规定我12月25日以前一定要报到工作。归队后的工运工作是极其紧张而繁重的，不得不又搁下笔。

参加全总职教协会后，我铭记老领导的企盼，抓住中国职工教育杂志社移师北京的交接间隙，夜以继日地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结尾，并签约付印，以此作为我向新中国五十华诞祝寿之礼！

但愿这部作品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愿这部作品能使所有关心它和我个人命运的朋友能够得到一点慰藉。

杨正秋

1999年7月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尴尬的路遇.....	(1)
第二章	“简庐”走龙蛇	(20)
第三章	初织玫瑰梦	(72)
第四章	帷幕拉开时.....	(116)
第五章	红黑通告背后.....	(168)
第六章	身世交响曲.....	(206)
第七章	追向光明处.....	(302)
第八章	春寒里的悲歌.....	(328)
第九章	静水下的旋流.....	(363)
第十章	奇特的颤音.....	(383)
第十一章	家庭会内外.....	(416)
第十二章	较量山花村.....	(433)
第十三章	上下黄山急.....	(527)

第十四章	裂变前的催化.....	(547)
第十五章	艰苦的跨越.....	(577)
第十六章	薄冰上的周旋.....	(617)
第十七章	孤注一掷后.....	(686)
第十八章	未了的结局.....	(722)
后 记		(794)

第一章 尴尬的路遇

(一)

1945年2月。中华民国陪都——重庆。

一辆式样美观而机器残旧的湖蓝色轿车，首先从歌乐山上林园的铁门里爬了出来，缓慢地向山下滑行着。雾，像轻而且厚的灰色棉绒，把公路、山林包裹起来。湖蓝色轿车的速度更渐慢了。不久，湖蓝色轿车的引擎发出异常的粗喘声，车身不停地抖颤。

“开快点，像只蜗牛了。”湖蓝色轿车后座上坐着一位年近古稀的，穿着配有上将军衔戎装的瘦长老人。他摸了摸他那上嘴唇上边的一撮小胡子，又掠了掠头上那略有白发的希特勒式的头发，毫无表情地又说，“杜宣，小心开车，简直像只蜗牛了。”他就是陪都市长贺显宗。

名叫杜宣的司机，头上热汗直冒，紧咬着嘴唇，用脚猛踏油门，一拉排挡，气愤地说：“市长，你一到重庆，我就给你开车，你知道我的技术。你这车，蜗牛不是，‘老鸭婆’，有点像。”

“好了，好了，给我好好开吧，我不准备责怪你的过失！”贺显宗微睁双眼，轻声说。接着，他瞑目不语了。司机刚才这几句话，仍在喘着粗气，发着抖颤的轿车，深深触动着 he 内心深处的苦衷，也引起了 he 对自己历史的深沉回忆。他眯缝着困倦的眼睛，懒懒地扫描了一下两肩全金板上缀有三颗梅花的肩章，然后轻轻地摇着头，几乎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地喟叹道：“戎马倥偬几十年，神州踏遍万重山。刀枪入库归田日，难捧丹心对祖先！”这是他最近才写下的一首七绝。他清楚记得，当他奋笔写完这首诗的时候，曾经对着一张秋海棠般的中华大地图潸然泪下。此时他想起这首诗来，不免又有点儿惶愧。他认为这首诗在这辆车里作为感叹的材料，似乎很不恰当，总觉得有点侮辱圣贤。于是，他连忙转念，直接想到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上来。他和蒋介石是同一代人，

北伐时，他在蒋介石麾下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当年的报纸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贺显宗的名字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里应该是深刻的，有地位的。“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对蒋介石仍然十分忠诚。他觉得中国要完成一统大业，非得有秦始皇一样的人物采取断然措施，剪除异己，排扫障碍，为中华民国内部强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提供可靠的基础。然而，自那次事件以后，他又意识到，蒋介石实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国父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尤其是其后补充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又似乎相悖。特别是在抗日这个关键而敏感的问题上，他是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法的。眼看中国大半壁河山被日本人占去，连首都南京都失陷了，不得不逃到重庆偏安，这对于一位国军中的高级将领来说，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更叫他既感到困惑又感到惭愧的是蒋介石任命他当重庆市长。作为中华民国陪都的重庆市长，自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担任的。这荣誉、这担子都是很不平凡的。但是，为什么要他当这个奇怪的市长呢？他想不通。他在蒋介石身边最机密的侍从室主任、军委办公室主任岗位上从来也是小心翼翼的，几乎是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忠心耿耿办事的。但是，他自己明白，他的努力，蒋介石并不满意。他早已失宠了。逐渐，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蒋介石需要的是绝对服从他的忠实奴才，而不是安邦定国的将才或相才。

轿车的吼声慢慢减轻了，车身的震动也明显地微弱下来，可是，车速更渐慢了。贺显宗知道，再责备司机是不会有any效果的。他无可奈何地撩开后座窗上的苹果绿色的丝织帘子，透过玻璃向后望去。他看到，他的车已经滑下歌乐山了。歌乐山下这一片素来是重庆富裕的地区，眼前却是田园荒芜，公路旁不时闪过逃难的人群，还有路边沟洼之中抛露着的具具死尸。贺显宗看到这些情况，他的两只眼睛的上眼皮，沉重地垂了下来。他不想再看这一幅农村缩影图。昨夜上山时，他原想看一看农舍的灯火，听一听午夜的鸡啼，嗅一嗅庄稼的清香等等打算都没有实现，现在他才明白是什么原因。好几个月来，行政院开会都在市里的办公处进行。昨夜在歌乐山上召开的通宵会议自然是太重要了。他想到会议上公布的有关情况，讨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蒋介石的口谕，心里不免郁结着团团疑云。“外国的代表团都要来了……”他

几乎是非常厌烦地轻轻自语道，“我的麻烦何其多也！”

贺显宗的轿车突然发出怒吼，像一匹企图挣脱缰辔的烈马，暴跳起来。司机杜宣紧握方向盘，顽强地想要制服这架没有生命的钢铁坐骑。湖蓝色轿车在和它的驭手进行了一场激烈较劲之后，戛然熄火，陡然停了下来。突然停车，使贺显宗本来就已经紧张的情绪受到强烈刺激，他暴怒地喊着司机：“杜宣，怎么搞的？”

杜宣苦笑着看了看贺显宗，迅速从坐垫下取出几件工具，打开车门，走到车头前，打开引擎盖，俯身检查起机器来。他边检查边有意无意地埋怨：“漏油、漏气、漏水，什么都漏，真是岂有此理。”

杜宣所说的“真是岂有此理”，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击在贺显宗神经上。他不禁想道：“这绝不是委座下面管配给汽车的官员的疏忽，这车乃是委座对我信任的温度表。唉唉！命途多舛啦。”为了避免因他的座车蹙脚而出现尴尬局面，贺显宗几乎每次参加国民党党政会议时，不是有意拖延时间，让他的汽车在所有车子开走后他才慢慢上车，便是没等会议最后结束，赶快开车先走。今天早晨，他就是没等行政院的会议开完，便借故从会上抽身出来，叫杜宣开车下山来的。按他的估计，这种会，起码也要一小时才能结束。他的汽车提前一小时开走，那些得宠的显贵的崭新的“福特”、“派克”、“雪佛兰”轿车和“奥司好尔”、“奥斯汀”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他的。可是，现在他的汽车抛锚了，而且是在荒郊上抛锚。如果他的同僚们的汽车此时开来，他贺显宗的脸面何存？贺显宗想到这里，心里十分着急。有什么办法呢？惟一的希望是杜宣把车修好，赶快开走。因此，他反而和颜悦色地对司机说：“不要慌张，好好检查一下……”说到这里，他把本来准备要说出口的“尽快开车”四个字留在嘴里，没有吐露出来。

杜宣自然是很懂得贺显宗说这几句话的用意的。他异常谙熟贺显宗的习惯。在这位标准军人面前，他没有回答什么，只微微点着头，急忙设法检修着车子。在他认为可以启动的时候，他很快放下引擎盖，转身上车，把车发动，轿车又奔跑起来。

贺显宗的轿车开进沙坪坝，坑坑洼洼的马路，使他这辆本来就毛病深沉的汽车颠簸得更厉害。杜宣不得不更渐减慢速度，尽量绕着小

曲线避开坑洼行驶。但是，遍布马路的像小弹坑一样的洼函是绕不开避不完的，汽车仍然一时前轮落进坑中，一时后轮掉进洼里，弄得贺显宗前合后仰，左摆右摇，使他非常难受。不过，他的头脑却更为清醒。恰在这时，一群挎篮捧碗，光着屁股的乞儿一拥而上，把贺显宗的车子围着，准备向车里的主人乞讨施舍。但是，由于贺显宗的汽车所有玻璃窗全部紧关。杜宣又拼命按着喇叭，乞儿们明白，要讨到什么施舍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敲着破碗，拍着屁股，跟在贺显宗的轿车左面右面和后面，使劲地齐声喊唱：“陪都城，路不平，低的如陷阱，高的似坟茔。人走跌断腿，车跑抖落轮。中央政府明知道，蒋委员长也英明。金库钞票多得很，枣子岚垭印不赢（注）。几时开恩典，拿钱把路平”。贺显宗听了乞儿们的这段民谣，苦笑着想道：“同行们的腰包还远远不能满足呀！”

一段较为平顺的马路，使贺显宗的轿车摆脱了乞儿们的围吼，贺显宗稍感庆幸。但是，一段更为糟糕的马路，又使贺显宗的轿车陷进了“八阵图”。贺显宗干脆闭上双眼，任凭轿车如何颠簸震动，他都极力忍受着。就在他几乎要祈祷苍天保佑他的轿车能开回市政府时，他的座车像一只突然病死的甲虫，停止了转动。

“市长，汽车抛锚了！”杜宣轻声报告贺显宗。

“好好检修一下吧！”贺显宗毫无表情地回答司机。

“市长，我只有这点技术。再检修，也是没有办法的。”

“什么！？”贺显宗睁开眼睛，“这里是什么地方？”

“市长，车正停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下面。”

“给我想法马上开走！”贺显宗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焦急。

杜宣只得拿着工具下车，又掀开引擎盖小心检查起来。检查了好一阵，杜宣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贺显宗报告：“市长，实在开不动了，汽缸里的汽油要漏尽了。”

贺显宗心里猛然一跳，他很想跳下车去，狠狠给他的司机一阵痛打，但他终究没有发作，只是把眼睛睁得像一对发光的圆球，直视着轿车的顶篷。

这时，一长串鸣着喇叭的由崭新的“福特”牌轿车开路的轿车，挑

注：枣子岚垭是国民党政府印钞厂所在地。

衅般地擦着贺显宗那辆还翻开着引擎盖的湖蓝色轿车，飞驰而过。贺显宗眯着双眼，十分注意地看到擦车而过的轿车里一双双骄横、傲慢的眼睛，一张张使他讨厌的面孔。特别使他感到厌恶的是坐在“福特”轿车里的唐利那张阴沉的面孔和坐在“派克”牌轿车里方池那笑里藏刀的脸谱。

贺显宗明白，行政院的应付时局的紧急会议正式结束了。按蒋介石的旨意，重庆市必须在今天以前，详细研究各方面情况，提出防止罢工、罢课和引起任何骚乱的办法。这是昨夜会议一开始就明确宣布的铁定纪律。贺显宗眼看着自己这辆蹩脚晦气的轿车，心头十分烦躁。他黯然神伤地低声自语道：“委座，你对我……”没说下去，他就摇头住嘴了。

“市长，是不是我送你到孔祥熙的公馆去休息一会，我找他的司机开车送你回市府？”杜宣指着红岩村下孔祥熙的公馆说，“市长，你看，这里很近。”

贺显宗把手一挥，断然说道：“用不着！”

“市长，这车开不动了。”杜宣说到这里停了停，“是不是搭到市里去的其他长官的汽车？”

“岂有此理！”贺显宗生气地责备杜宣，“我生性就不爱坐任何别人的汽车，你忘记了，我经常告诉你我那不可改变的主张吗？”

“没有。市长，你常说‘驰骋疆场的战将，不乘任何人的坐骑’！刚才，我想到市长的公务紧急，就……”

“天塌地陷也不改变我的主张。记住！”

“是。市长！”

“嘟嘟、嘟嘟、嘟嘟——”一阵清脆和谐的喇叭声，使贺显宗的司机杜宣立即转脸过去。他看得很清楚，一辆青莲色卧车，从城里方向迎面驶来。很明显，对方车上的人，很远就发现了他那掀开引擎盖的轿车牌号。青莲色卧车缓慢地驶近贺显宗的湖蓝色轿车，并没有停车熄火，而是轻轻响了两声喇叭。

“市长，来车的主人向你致意。汽车喇叭声要我转告市长。”

“谁！”贺显宗万料不到，“谁的车？”

“周恩来！”杜宣激动地报告贺显宗。

“啊！”贺显宗看到自己的车还没有放下引擎盖，忙令杜宣，“把引擎盖放下来！”

杜宣急忙去放下引擎盖，又伸手进车，轻轻按了两下喇叭。

青莲色卧车立即熄火刹车，停在贺显宗的湖蓝色轿车前面，很快从车上走下两个人来。第一个下车来的是身穿藏青色中山服，精神奕奕的周恩来。跟在周恩来身后的是一位年约二十多岁的穿蓝布旗袍的姑娘。

周恩来径直走到贺显宗车前，举手向贺显宗招呼：“贺市长，你好！”

“你好啊，恩来兄！”贺显宗急忙欠身扬手回答周恩来。

贺显宗完全料想不到周恩来会主动下车，而且会走到自己车前招呼他。他几乎来不及思索什么就连忙准备自己拉开车门出来。杜宣立即打开车门，把贺显宗扶出车来。

“今天在这里碰到恩来兄，我很高兴。”贺显宗伸手握住周恩来的左手。

“既然来到这里，就请到我们办事处去坐坐吧。好久没和将军叙谈往事，这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过北伐的人来说，应该算是憾事。”周恩来真诚地接着说道，“周恩来的为人，市长自然是很清楚的。”

贺显宗对周恩来的身世经历，了解得是很清楚的。他本人也曾经对这位并非工人、农民家庭出身，也并不是饥寒交迫而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感到困惑。对于周恩来广博的学识，对他在各种严酷斗争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他是十分敬佩的。尤其使他特别折服的是周恩来这个典型共产党人却又交游宽广，朋友几乎遍及中外和九流三教，但又待人至诚。从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品质。所以，蒋介石一再提醒他，要他注意周恩来统战手腕的可怕他是不很相信的。自然，作为政治上的敌对营垒来说，他对周恩来还是小心的。

当周恩来邀请他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一叙旧情，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再加上他滞留在红岩村下，又因为他的座车抛锚，这更加重了他

的矛盾心情。在周恩来这个明察秋毫的共产党领导人面前，要掩饰这些矛盾，贺显宗这个久经沙场和官场的人来说，也觉得是不可取的。虽然因为他是挂着上将军衔的将军又身为市长，免不了有相当的自尊和矜持。然而，他还是超出寻常习惯，坦率回答周恩来：“本应遵命拜访恩来兄的办事处，但是显宗座车失灵，不便造访；而且，繁重的政务在身，就只有改日再拜了。”

“市长，你们委座关于应付时局的指示，我是知道的。贺市长所担心的问题我也非常明白，尤其是市长公务之繁重紧急，也是应该体谅的。我可以坦直地告诉显宗兄，北伐时，我们可以共事；目前，我们也和市长没有什么不可解开的冤仇；今后的岁月，还有可能使我们坐在一起。所以，市长放心，国共两党的争斗虽然异常激烈，但这并不是我们友谊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市长往日能指挥万马千军，出入于弹雨枪林，我们今天赤手空拳，量无什么可以猜疑的吧？”

“恩来兄太见外了！”贺显宗忙答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华民族，政见不同，乃世上常有之事，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贺显宗说到这里，想到蒋介石最近关于应付时局的严厉指示和他感到的重重棘手问题，他竟直接向周恩来提出，“恩来兄，我们都曾经从行伍中走过不少岁月，都喜欢明白直率。我想向恩来兄提点希望，不知恩来兄愿意听否？”

“我这人就爱听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这本来是我们共产党的天性和本能。如果市长有什么意见，我很高兴，而且随时准备倾听市长的高见”。

“啊啊，太好了！”贺显宗微笑着接着说，“那就恕我莽撞了。”他顿了一下，“我信奉国父的三民主义，又执掌重庆政务，希望的是国泰民安，重庆太平。我讨厌无情的争斗，无休止的对峙！恩来兄比我更熟民情，抗战已近八年，民众思对敌制胜，民众想家国安定！可能是事实吧？”

“可是，你们委座对于我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市长是知道的，我们也明白。如果要算责任，恐怕不在我们身上。”

“啊啊，关于国家的总政策，显宗不敢妄言和胡评，我只希望陪都有一个安宁的局面，就算我贺显宗的福分了。所以，我请恩来先生多多维持显宗的脸面。要知道，我对恩来先生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作为，而对贵党的地下活动，显宗也不同于其他同僚。这些，恩来兄必是洞察得十分清楚的。尽管，我曾经兼任过重要情报首脑的职务，但那都是……”

周恩来笑道：“那都是为戴笠先生放手执行蒋先生的旨意挂上一块老资格的桂冠。”周恩来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扪心自问，我们对显宗兄并无恶意。但是，如果在涉及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根本权利、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时，我们可不能让步啊！市长，你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代表和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对对，我也爱国爱民啦。只不过我贺显宗从不同的角度在爱啊！”

“只要真正爱国爱民，总有一天，我们会殊途同归的。”周恩来紧接着说。

“好好，但愿我们像当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进行北伐那样走到一起来。”

“太好了。贺市长，那我们就努力走到一起，共同爱国爱民，尽早进行一次新的反‘袁’和北伐吧”。

贺显宗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和恩来先生不同，我现在仍然保持一个标准军人的习惯。我觉得，我不是政治家。”

“可是，上将先生，你是陪都市长！”

“不错不错，但是……嗨，恩来先生，我们好像把大街也当成讲台了。不谈远了，这‘白云苍狗’的世事，谁也掌握不住它的变化。当然，我也很难肯定你们准备‘拔旗易帜’的力量在重庆将怎样发展。不过，还是旧事重提，而今重庆，可不能再叫我如坐针毡了。恩来兄，请关照。”

“如果说‘针毡’，恐怕是你的委座和你的同僚给你坐的。”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并不专门让他们坐‘针毡’，我们绝不无缘无故叫他们难受。我们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们的一切活动和斗争，都服从于抗日救国，并在条件成熟时，争取改变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一贯认为，

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建设祖国应该是包括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共同事业。为祖国、为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一时一事的恩怨的。如果我们扼住‘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先生的暴行，而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事变的困难中，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让张、杨两将军一气之下，把他杀了。可是，我们为了推动抗日救国，却采取了连国民党许多高级要员完全料想不到的政策，取得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这是蒋介石先生当着众人的面也感谢我们共产党的。”

“好了好了，我们一说又站上了政治论坛。”贺显宗自愧不如地说，“论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论战的能力，在恩来兄面前，显宗是甘拜下风的。”贺显宗接着把话题一转，“如果恩来兄公务繁忙，多耽搁你的宝贵时间，我心何安？本来我对恩来兄下车关照就深深感激了。”

“不过，让市长困于我们家门前的马路之上，恩来不加帮助，这又于礼不恭，于理不通”。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我知道市长不喜欢乘坐任何人的车骑的美习，不便用车相送。但我准备叫我的司机帮市长看看座车的毛病，也许能很快解决问题。我的座车机器也是十分陈旧的，我的司机总能及时修复开车，不知市长能否领情？”

在这种境地，在周恩来一片真诚的感动下，贺显宗又一次排开了他的矜持：“那就太感激恩来兄了。”

周恩来亲切地嘱咐他的司机陶铜：“帮助市长的司机把车尽快修好。缺什么，只要我们车上有的，迅速换上，越快越好。”

陶铜和杜宣欢欣地一起检查起贺显宗的轿车来。

在两个司机仔细检查修理贺显宗的汽车时，周恩来和贺显宗津津有味地回溯着北伐时的战斗情景。贺显宗边和周恩来叙谈，他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描着两个司机修车的情况。他看到周恩来的司机既不怕脏，更不怕苦，从车肚下爬进爬出，从车头上翻上翻下。最后，他看到周恩来的司机把一桶备用的汽油倒进了他的汽车油箱里。接着，他的汽车正常地发动了。多年乘坐轿车的经验，他听到自己的汽车发动的声音，他明白座车复活了，有力量奔驰了。贺显宗的情绪特别好转起来。他看到周恩来身边那位姑娘一直没动声色，只是平静地、自然地观察着他和周恩来的对话，觉得像这种很有修养的女性，他还是少见的。因

即问周恩来：“这位女士是……”

“新华日报社记者林兰。”林兰自我介绍道。

“啊啊，我很尊重女士从事的职业。重庆十多家报纸众说纷纭的，无奇不有的报道中，我觉得你们是不为时俗左右的。我贺显宗很高兴看你们的报纸，女士。”

林兰庄重地回答：“我们办报是完全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进行的，政治上严肃，坚持实事求是。”

“你们的记者英勇顽强，值得我敬佩，尤其是你们新华日报社的女性记者的美名，一直使我贺显宗赞赏。”

“如果我们对祖国对人民，对抗日救国有一些贡献的话，那就请市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我们进行正常的工作。”

“当然当然。”贺显宗接着轻声对林兰说道，“不过，也请新华日报社的女士们、先生们在我贺显宗进行正常工作时，也能加以照顾。”

“只要市长先生所作所为是对祖国和人民有利的东西，我们都会支持的；但是，如果相反，我们就碍难从命，甚至必须冒渎市长了。”

贺显宗一反常习地发自内心地笑道：“好一个妙极了的‘碍难从命’和‘必须冒渎’。我很欣赏女士的性格！”

接着，周恩来、林兰和贺显宗以及立在湖蓝色轿车前面的杜宣、陶铜也大笑起来。

在周恩来、贺显宗等人的笑声刚刚停止的时候，一个穿西服的、身材偏矮的、年纪约莫四十左右的男人，向周恩来和贺显宗的司机走来。他抽出两支香烟，准备分递给杜宣和陶铜。陶铜摇手表示婉谢。杜宣见陶铜没有受烟，自己也摇头拒绝。

“对不起，讨个火。”来人面对杜宣，两眼却瞟着周恩来、贺显宗和林兰。

“对不起，没有火。”杜宣用手轻轻一指，“市长有火！”

贺显宗听到杜宣和来人的谈话，侧过面来问杜宣：“什么事？”

“他要讨火吸烟。”杜宣大声回答。

贺显宗注视了一会来人，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过来！”

那人胆怯地走到贺显宗面前。